

97.3.24
地平线书群

新锐卷

致命的模仿

王彪 著

欲望·复眼·病孩·在屋顶飞翔·死是容易的·致命的模仿·乡村教育

四川文艺出版社

地平线书群

王彪 著

致命的模仿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熊 宏

封面设计：梁 伟

版式设计：史小燕

封面题字：谢季筠

书群策划：范锐 徐辉 熊宏

书名 致命的模仿

定价：12.00 元

作 者 王 彪

ISBN7-5411-1515-0/I·1407

1996 年 4 月 第一版

1996 年 4 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36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双流印刷三厂印刷

总 序

谢冕

拥有地平线是一种幸运，这意味着拥有灿烂的日出和辉煌的梦想。但同时也意味着将面临沉重而巨大的承受，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洒满汗水、泪水与血水的艰难困苦的跋涉，甚至还意味着最终的一切可能依然是没有结果的遥遥无期。

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伴随着那轮曾经鲜亮终而昏黄的太阳在世纪末的喧嚣中正悄然隐退。新世纪的地平线已清晰可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或实现了跨越。近百年的追求与幻灭、希望与焦灼，痛苦与灾难都将化为巨大的历史记忆遗留给下个世纪。

所以，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幸运的是，当他们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新世纪的地平线也正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将在最佳的状态下，在精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最旺盛的时候进入二十一世纪。同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史上，他们也是幸运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自70年代末社会走向开放和争取现代化这一进程的一个真实而感性的凝聚。他们有较为宽松的环境、开阔的视野，可以自由地汲取全人类丰富而伟大的精神营养，这使得他们很早就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这是难得的历史机缘。但机缘又从来就与挑战同在，所以说，这一代作家也是沉重的。这沉重不仅在于布满荆棘的追寻道路上的艰难和坎坷，还在于这一代作家出发时，他们并非轻松地站立在崭新的地平线上，这个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百年来的痛苦与焦灼的历史记忆，作为遗

产，梦魇般地使他们无法逃避和摆脱，他们不得不同时间向过去和未来宣战；他们的沉重还在于，面对世纪末异常嘈杂的、几乎是裹挟全球的现代化热潮中，如何确立文学同时也确立作家自身。在目前，这对他们，当然也是对于所有的中国作家来说，都将是不能回避而必须勇敢承担的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文学必须承受这样的重负，文学有自己的领地。历史也早已证明，任何对文学的苛求和僭越，最终受伤害的都将是文学自身。百年来中国的落伍和孱弱，使几代文人把文学梦和救国梦织在一起，文学悲壮地肩负起了自己无法承担的职责，将自身等同于能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一剂灵药。走向极端的结果，是酿造了一株苦果。但是，文学回到自身，回到家园，并不意味着文学只关心自己，只是一种写作和愉悦的轻飘飘的行为。如果文学不能面对我们的历史、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发言，如果文学不能对人类自身灵魂进行最痛苦的追索与拷问，如果文学不能带给我们些许前进的光亮以引导社会人心，那么，文学沦落的日子可能就要真正来临。

所以，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在文学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神话空间被击碎后，当文学日益趋向个人、自由和泛滥时，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他们对文学所持的信念又是什么？这将极为深刻地影响到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因此，现在来谈他们的出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还为时尚早，但他们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立意识、个性、才能等等都隐隐地显示出了他们不可低估的潜力。他们将是很有希望的一代。

地平线已然展开，经过跋涉和努力，他们或许将完成一次壮丽的日出。如果那样，那是他们的大幸，也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1996年4月15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总 序	谢 冕
欲 望	[1]
复 眼	[58]
病 孩	[81]
在屋顶飞翔	[131]
死是容易的	[163]
致命的模仿	[225]
乡村教育	[274]

欲 望

海水暗下来了。雪霰打在机帆船的帆篷上，悄无声息。船在茫茫海上像凝住了似的浮游，一条泛白的航迹挂在船的左舷，闪出幽微的光亮。

濛坐在船舷一侧，风夹带着雪霰落在他脸上，有一种麻木的疼痛。他伸手摸一把面颊，雪霰居然没化，亮晶晶摊在他掌上，在傍晚幽暗的天光下，濛看着雪霰在掌心融成一粒粒水珠，水珠滚成一团，透出一股彻骨而清澈无比的寒气。濛暗想：我真冻得感觉不出冷了吗？

几个化了浓妆的女子靠在一只大鼓前说笑，她们是一群戏子。入冬以来，濛一直跟随这支行踪不定的野鸡剧团四处流浪。濛近乎荒唐的执著与痴迷大约让这些早不是正规剧团的戏子们大感新奇，一个嗑着瓜子的三十余岁的中年戏子飞快睨了濛一眼，掩住嘴吃吃低笑。戏子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在鼓上敲动，喑哑的鼓声在暮色里四散开来，飘飘忽忽，分外动听。戏子纤长苍白的指尖涂着血红的蔻丹，看上去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美。

半个小时以前，当濛把十八岁的纤弱身子勇敢地靠近堆满道具与乐器的船舱时，这个名叫红蕊的中年戏子给过他另一种诱惑。戏子踮着脚尖俯在舷边，她的长腿在翻飞的裙裾里时隐时现。他听见戏子像叹息似的在他耳边说了句：“你可真傻啊，

小男孩。”

戏子的脸冻得绯红，猛一看，倒像涂上一层薄薄的胭脂。她嘴角的神情是极严肃的，两只眼睛却兴奋地大张着。透着捉摸不定的戏谑的光彩。

濛就把头垂下去，举着两只僵硬的手指，下意识放嘴边呵着。戏子忽然格格笑起来，笑了两声，戏子抓起濛的手指，飞快裹进裙子里面。

“你真傻呵！”

“你说什么？”

“你逃学就为了看这些古戏？”

“放学了。”

“唔。”

“学校放学了，真的。”

戏子又笑了。她总是笑，像少女那样张开嘴毫无顾忌地大笑，她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夸张。濛有点发呆地瞧着戏子，戏子腿上的热气就忽然传过来，原来戏子没穿裤子，她薄薄的丝袜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摸上去有一种光滑如玉的感觉。

戏子说：“讨厌，你逃学就为了看这些古戏？”

濛嘟嘟囔囔说：“不是，真不是的。”

一个琴师皱皱眉瞥了他们一眼，“傻瓜，他迷上你啦。”

戏子笑得有点喘不过气，自顾自笑了会，忽然就把脸一端，说：“放屁，他有多大？可以做我儿子哩。”

戏子一转裙子，一股寒气卷了进来，濛冷不防打了个噤，缩着手指怔在那里。戏子已跨着高跟鞋走开了。

雪霰下个不停，船头黝黑的木板上堆起白莹莹的一层。戏子们围在一起说笑，琴师低头摆弄一把京胡，他僵硬的手指在瑟瑟寒风里奏出的调子完全变了样，怪声怪气的，仿佛说不出

的悲凉。濛的心情突然坏到了极点，戏子方才的神态，好像完全忘了他们之间曾有过的约定。“你可真傻呵，小男孩。”几个月前，她可不是这么说的。几个月前她用小女孩才有的天真请他跟她到海岛玩。“就当是旅游吧，高中生。”

“冬天会下雪的。”

“你不喜欢旅游么？”

那时秋天的风已经很凉了，他们站在破庙搭成的戏台后面，山坡上的狗尾巴草摇着黄茸茸的穗子，一道嫣红的阳光落在草穗上，给草穗抹上透明的金光。戏子把披风的翻毛领子竖起来，她的脸在粗糙的毛皮间显得格外娇艳了。濛听着窸窸窣窣的草籽飞扬的声音，不知说什么好。

“讨厌，你这人还没长大哩。”戏子说。

濛看着戏子袅袅婷婷走下山坡，走了两步，戏子站在一株落光了叶子的楝树下，回过头又说：“怕我吃了你吗？嘻嘻，小男孩。”

戏子的笑容也许称得上放荡，濛却被打动了。他有点恶心地摸了摸冰凉的脸，跟着戏子走进了戏台。

船近海岛，天突然放晴。最后一抹霞光从海水里映射上来，照出洛屿岛庞大的像鲸鱼一样的青色背脊。一群孩子站在码头前张望，戏子们爬上船头，挥着手咿咿呀呀朝岸上叫唤。濛起身刚要走，戏子递过一只琴盒。“不一块走么？”

戏子若无其事地嬉笑着，一副厚颜无耻又柔情脉脉的样子。濛的脸霎时红了，一股血脉在太阳穴里冲撞。濛把快要胀破似的脸用力摇了摇，嗫嚅一声，自己也不知说了句什么，放下琴盒，弓着肩就逃也似的跳下了跳板。

洛屿小学的大门关得死死的，濛敲了半天，才听见里面响

起一个苍老的声音，“都看戏去了，这里没人。”

濛叫了声：“表舅。”

门开了，表舅从里面挤出半个身子，见了濛，倒愣了愣。
“濛，真是你。这么冷的天，难为你来看我。”

“路上下雪霰了吗？”

“下雪霰了。”

“今年岛上一准有大雪，才过了小寒，天就这么冷了。”

表舅唠唠叨叨说着天气与季节。濛跟着表舅往里走，校园黑咕隆咚，几间教室的门开着，从里面吹出一股阴森森的冷风。表舅说：“放学了，有的是空房子。不过你还是睡我那间吧。”

濛说：“表舅还住学校吗？”

“不住学校还能住哪？老了，替他们看看门，濛，表舅都不中用啦。”

从表舅的房间望出去，山岙下的龙王庙前搭了座戏台。一群戏子正在台上忙碌，京胡调弦的声音时断时续。

“剧团来啦。”表舅说。

“嗯。”

“每年他们都来几趟。今年来得特别迟，往年这时候，他们早回去了。”

濛说：“刚才我跟他们一块来的。”

表舅好像没听见他说，突然兴致勃勃道：“早上校里来凑份子，说是剧团要来。不是每年都来么？我也凑了一份，图个热闹嘛。不像你们年轻人，这种古戏看不看无所谓。”

濛看着表舅猴急的样子，就说：“表舅你去看戏吧，没关系的。”

表舅笑笑，“就是，濛你都高中生了，表舅凑了份子，总该去看的。”

表舅走后，濛整个人就像垮了似的，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戏已开场了，一个小旦舞着水袖在台上咿咿呀呀唱，小旦的面容看不真切，从扮相上濛本能地感觉出那是红蕊。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看戏，台上的场景像玩具里一般，怎么看都显得不真实。唱腔、器乐、道白若有若无，动的只是几个人影。看了一会，濛对自己的存在，也愈来愈感到恍然若梦。

走廊前忽然传过一阵凌乱的脚步，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有人吗？”一听便是戏子那种嘹亮尖细的嗓音。濛屏住气不吱声。脚步在门前停住了，门砰砰啪啪乱响。“濛你在哪儿？你给我出来。”

红蕊倚门而立，身上的戏装还没卸，见了濛，软软的笑了一声。

濛说：“我当是鬼狐呢。”

戏子竖起一只指尖，放嘴边“嘘”一声，撩起戏装的裙裾，蹑手蹑脚走进门。

“没人。”

戏子把手在胸前捂了一会，忽然大口喘气。“吓死我了，这走廊这么暗。”

戏子头上的凤冠还戴着，她一摆动，冠上的珠翠叮叮咚咚响起来。一绺发丝从冠上滑下，把戏子银盘似的脸衬得越发妖艳。濛凑近去看，戏子飞快把鬓发撩回去，笑说：“假的。讨厌，你不知道我戴的假发？”

濛刚想缩回手，戏子就势将胸脯挺过来，“你摸摸，这会还在怦怦乱跳哩。”

戏子的身体像弓一样往前绷紧，濛触到她，戏子忽然就“啊唷”一声软了。戏子伏着脸吃吃低笑，“小男孩，你还真性急。”

过了片刻，戏子立刻又叫起来，“我得走了，下一场还有戏哩。他们说不定到处找我，嘻嘻。”戏子的凤冠什么时候压歪了，模样显得十分好笑。她急急整好凤冠，突然又说：“镜子，快把镜子给我。”

“镜子？”

“见鬼，你没带镜子么？”

濛摇了摇头，一眼瞥见戏子似笑非笑拿眼睨他，戏子嘴上的唇膏擦掉了一块，她的嘴角洇成了淡红的一朵花。接着戏子弯腰格格笑起来。“濛，你吃我唇膏做什么？”

濛一摸颊上，指尖有一条油腻的红晕。濛手脚无措地用衣袖往脸上乱揩一气，揩得脸都疼了。戏子已重新涂好唇膏，跺着脚要走。

走到门口，戏子说：“岛上的人都疯了，今晚不到十二点不会散场的。”

睡到半夜，濛迷迷糊糊听见走廊上杂杂沓沓乱响，翻身起来从门缝往外张望，戏子们都进了隔壁一间教室。接着听见人骂：“睡这种地方，晚上不冻死才怪。”

红蕊走在后面，她瞌睡懵懂地在廊柱前撞了一下，琴师从旁边扶住她。濛看见琴师在戏子的裙子上摸了一把。

“红蕊，你不冷么？”

红蕊突然站住了，她笑了一声，飞快把裙子撩起来。“你瞧我里面穿的什么，我才不在乎呢。”

戏子的大腿上绷着条长及膝盖的水红色绒裤，在夜光下像两条裸腿，放荡又优美无比地呈现在濛的视野里。

那是另一个季节的事了。那时刚收了庄稼，田野露出一片焦黄的空白，濛读书的学校附近骤然热闹起来，野鸡剧团又开

始在丰收后的村庄上巡回演出了。这种剧团都是从正规剧团退下的戏子，七八人，十来人凑成一组，没有固定的形式，戏子们多半白天上班，夜里偷偷摸摸出来捞一把露水钱，也有人请了病假出来——碰到忙不过来，或者要连演几夜的时候，呼啦啦叫一声就演开了。濛那时正让功课折腾得心烦，百无聊赖中，听着村庄上热烈的锣鼓声，撂下课本就来了。其实他对这种老掉牙的古装戏毫无兴趣，无非戏子们漫无目标的荒唐的流浪，唤起他内心一种骚动不安的欲望罢了。他平白无故的，就觉得那样自由自在的走动，多少是件惬意无比的事。

那夜演的是《铡美案》，扮秦香莲的旦角唱到一半，嗓子突然哑了，村民在台下喝倒彩，场上乱成一团。旦角拼命吊起嗓子唱，后来终于唱不下去。濛看着旦角掩面退下台，旦角脸上的一滴泪水将滴未滴。

接着又换上一个小旦，换的是新手，羞怯怯的把戏演得一塌糊涂。濛看不下去，还不到一半，扫兴地退场走了。

回到学校，一间教室的灯亮着，一个戏子孤零零坐在桌子前。原来这支野鸡剧团晚上借宿在他们这所学校。透过敞开的窗户，濛一眼认出屋里的戏子正是方才倒了嗓子的旦角。戏子脸上的妆卸了一半，红一块，白一块，手上捏一枚小圆镜，唧唧呀呀独自对着镜子吊嗓。濛有点替戏子难受，一个人就怔怔立在窗户外，听戏子唱。

戏子不唱了，她在镜子里窥见了窗外的人影。戏子把脸倏地转过来，哑着嗓子说：“你不去看戏？”

濛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说什么好。戏子先笑起来，“见鬼，我感冒了。你听听，我的嗓子倒了。”

戏子神情十分坦率，濛像被打动了似的，说：“你刚才演得真好。”

戏子又笑，“你倒会说好话，小男孩。”

濛有点发窘。戏子就更无顾忌。“长得还真帅。见了女人，都说这么好听么？”

濛站不住，一张脸羞得绯红。抬腿要走，戏子却叫住他。她捂着喉咙说：“给我拿点水好吗？我的嗓子都快裂开了。”

戏子咕噜咕噜喝了通水，气色一下子好起来。她瞄了濛一眼，取出几张手纸擦脸上的残妆。“我没吓着你吧？小男孩。”卸完妆，戏子重新拿眉笔描了描眉，戏子的脸立刻挥发出异样的美。

濛怕冷似地搓着手。这个三十余岁的中年戏子的美貌让他不敢逼视。戏子像看透了他心思一般过来捏捏他的胳膊，嘴上说：“怎么又不说话了？嘻嘻。”

第二天，濛一早起来，到校园闲逛。河边的苦楝树结了一蓬蓬的楝子，一摇，噼噼啪啪往下掉。濛正看得入神，一个声音在叫他：“小男孩，这么早啊！”

戏子蹲在河下的一块青石上洗脸，她的脸颊红通通的，两道眉毛越发显得细长浓黑。

“这么用功啊，高中生。”

“你的嗓子好了吗？”

戏子眨了下眼睛，“这点事情算不了什么，我才不在乎呢？”

濛的心里忽然涌起说不出的滋味，喉咙像哽住似的难受。“你还去演戏吗？”

戏子的神情一下子显得消沉起来，“我们这种剧团，一个萝卜一个坑，没办法的。”

“是吗？”

“我才不在乎哩。”

戏子告诉他，她是请了病假出来的，每年都有这么几次。也

有碰上真生病的时候，有一次她病得站都站不住了，竟硬撑着连演了三夜，最后让人给抬着下来。“那会儿真叫惨。”戏子说，“嗓子一点声音都没了，叫人在幕后面唱，自个儿摇摇晃晃的还一直演下去，真奇怪当时就没一个跟斗摔下去。”戏子大约想起了当日的情景，“这样硬撑着演戏，自己也觉得难为情的。”戏子把毛巾抵住下颚，吃吃笑起来。

“这又何苦呢？”

戏子有点吃惊地扬了扬眉毛，睨睨着濛说：“没意思么？我这人呆不惯单位的。嘻嘻。”

两人隔着一截距离说话，倒像是舞台上的对白，真实的场景反而如同幕后面的布景，显得若有若无。

戏子跳上河堤，一阵风吹过，戏子的裙子像旗一样卷起来。戏子夸张地叫了声，像个小女孩似的揪住裙子的下摆，怯生生站在堤上一动不敢动。

濛忍不住就说：“这么凉的天，你穿裙子不冷吗？”

戏子直勾勾盯了他一眼，忽然又是笑嘻嘻的样子，她撩开裙子扬了一下，说：“瞧我里面穿的什么？我才不在乎哩！”

戏子的神情放荡而美丽。一霎之间，濛已看清了戏子裙子里面的内容。戏子裙子里除了一双光裸的丝袜，别无他物；而且戏子居然没穿内裤，她的连裤丝袜像蝉翼般地裹住小腹，露出一截令人目眩的丰润的粉红色。

打这以后，他们之间倒像有了什么默契。当晚戏子去邻村演出，主动邀濛同行。拉拉杂杂的野鸡剧团，夹进濛这么个十八岁的高中生，多少显得有点尴尬，但对戏子来说，这种事也许是常有的吧。最不好意思的倒是濛，站在后台偷窥戏子演戏，那情景，无论怎么说，都十分可笑了。

演完一场，戏子累得说不出话。

“好吃力啊，还演么？”

琴师走过来说：“今晚完不了了。”

“他们都疯了。把我们当什么，江湖杂耍么？”

“台下嚷着要演《十八摸》呢。”

“讨厌！”

戏子懒洋洋地靠在戏装堆里，戏装的衣领与袖口上泛着黑乎乎的油渍，空气里有一股呛鼻的异味。琴师弓下腰替戏子肩膀按了按。

“脖子都酸了。”

琴师按摩了几下，嘴上轻声哼哼：

一摸二摸摸到姐姐头发边，

姐姐头发乌云盖青天；

二摸三摸摸到姐姐眉毛尖，

姐姐眉毛八字分两边；

……

戏子半闭上眼睛，一副快要睡去的样子。

濛从后台退出去，心里委屈得快要哭出声。

刚走了一会，戏子跌跌冲冲从后面追上来，用力揪了他的领口。“怎么不说一声就走啦？”

濛有点厌恶地挣开戏子，垂着眼睑不吭声。

“你这个人，怎么不说一声就走啦？”

戏子走得气喘，她抓着濛的衣襟，急急想分辩什么。濛偏不肯听，四只手扯在一块，不知谁一用力，两人就骨碌碌滚下山坡。

戏子的发上粘满了茅草，她坐起来抖开头发，一根一根拈发上的草茎。戏子的头发又黑又长，像一匹黑缎垂下，把她的半边脸映得透白。

“看不出你还这么认真的。”

“你这样子，不是挺好么？”

“什么？”

“随便跟哪个男人，不是挺好么？”

戏子怔了怔，张张嘴想笑，已笑不出来了，随后长叹一口气，从浓密的黑发里透出幽幽的一句：“原来你就这么瞧我。”

戏子抖动的睫毛下掉下了一串泪水，戏子把长发撩起来捂住脸，无声地哭了。

哭了一会，立即又不哭。戏子抓住濛的手，把指甲掐进濛的皮肉。“你说，你真这么看我？”

濛倒不知所措了，“人家不是说你嘛。”

戏子突然就把濛的手甩开，她认真地瞪了濛一眼，大声说：“讨厌，我不在乎，我才不在乎哩！”

说过了这话，戏子神情仿佛轻松了，她从口袋摸出一支烟，贪婪地猛吸一口，立刻呛得剧烈咳起来。戏子眼光莹莹的，嘴上笑着对濛说：“好久不吸了，这烟还是春天买的，都发霉啦。”

“你嗓子不疼吗？”

“管它呢。”

濛忽然就叫了声戏子，心里像被什么坚硬的东西刺了一下，尖尖细细的疼。戏子已站起身来，她的腿有点痠，戏子弯腰揉了揉扭疼的脚踝，仰脸说：“你走吧。”

脚踝那个地方特别纤细，几可用两只手指环绕着捏过来，线条玲珑柔美。

濛站着没动：心上有一股恋恋的说不出来的悲哀。